官版

四書輯釋

孟十三 十四

十三

ロ仁12
1.000
13

孟子巻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体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斈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声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語録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体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体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

京都帝國大學圖書
明治　年　月　日　購求
井澤元純藏書
ロ 12

知字要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个甚性就知上
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句文義
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性以賦
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个大底人人便
是个小底天吾之仁義礼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
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輔氏曰知性
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
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
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
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
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録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説則知天一條當何繫焉繫之知
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衮事耶抑繫之尽心之下
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
合在知性裏説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声而不舍上声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語録
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
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
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
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学物格而
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
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説
知必説行。或問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
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
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謂違悖
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
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先師曰人能存心
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
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爲匪懈又曰
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命之短長
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輔氏曰徇私以
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又曰事天全其理
也立命全其身也。語録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欣
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
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
始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乱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
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
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或問大槩此章所謂盡
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
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

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横渠此語見正蒙書本非解此章集註采附於此。語録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説合虛與氣有性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説四句本只是一个太虛漸細分説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体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九峯蔡氏曰横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体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説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体會得同處親切耳先師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体謂之天惟以形体言則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要言矣。通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爲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

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語錄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通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先師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上声危地以取覆壓之禍巖墻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通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墻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亦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墻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語錄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孝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縲絏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語錄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先師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此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而不幸而值凶禍夭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夭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爲正命耳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通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于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声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声。此章言仁義礼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語録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廣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声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声惡臭好去声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声而無不利矣利順也其為樂孰大於是語録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撿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通曰此一反

字只是自撿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声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
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
幾平声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或問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盖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
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着正謂此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
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聖賢之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
仁可得斈者之事也○語録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
反身強恕皆從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
我了只争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
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先師曰
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
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斈
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實誠與仁一理耳
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
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著如明於庶物之明察如察於人倫之察○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
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
所以然習謂行之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天下事物
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
察所以然之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斈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
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斈者歟○熊氏曰此與上章通
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
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声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
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声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〻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通曰爲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先師曰輔氏以前說爲指機變之人言之其意痛切愚謂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声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声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關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攝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爲哉○張氏曰君不致敬盡礼則士不得見士非以此自高其道固當爾也先師曰致敬内致敬也盡礼外盡礼也王公必致敬盡礼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亟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礼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通曰使爲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爲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声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見外之輕者不能也。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推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先師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甸反於行事之實也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者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己如云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去声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得志兼義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己之實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通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歲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張氏曰句踐徇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己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盖欲斈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爲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符勿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或問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厉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先師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爲則雖咈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皡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通證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臈節僮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爲上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一如字似惆惆如蹴踖如之如語助

辭也霸者之民咸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伐近易擾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礼曰民功曰庸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声而去上声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輔氏曰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声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辨王霸熟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集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所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声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声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尔。語錄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霑着些便化雷一震而万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欣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通曰殺之而不怨以下是說霸者之民如此君子所過以下是說王者之於民如此先師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体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酬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主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声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声如邠人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敎謂道去声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眞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声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張氏曰上言良知良能下獨曰知者蓋知常在先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声〕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声〕然之中萬理畢具〔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体如此〕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也〕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先師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声〕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声〕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人於所不當為之事不當欲之物初亦知之惟私意牽擾不能斷制遂至於冒然為之欲之耳今惟在用心剛斷以無為無欲外此無他道也故曰如此而已矣李氏之說上言礼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以礼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礼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熊氏曰此大学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通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推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声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警也〕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

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地而自勉励乎（先師曰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于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爲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趙邠卿曰爲苟容以悅君（先師曰容悅朱子分二字說趙氏只作一意說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

如伊呂之徒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通曰伊尹爲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爲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語錄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称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爲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先師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爲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爲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声下並同

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体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先師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樂一一係於人樂二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胷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声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在是也語錄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
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体則初無增損也○通曰
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
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
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
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
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育之以己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
即在性分之内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周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声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錄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
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
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声也仁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形甸反下同也睟
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
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順謂
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程子曰睟面盎背皆
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語錄仁義礼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

着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晬然便從那根上發
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字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
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寫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着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
没了義之根有忿很底心便没了礼之根有黒暗底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
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四体不言而喻是四体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
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礼智根於
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晬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此章
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
所加損也（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
（所以推求盡其性分之在内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声下同大他盖反）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形甸反下同）前篇（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
（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声）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反）謂雞彘也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言文王教民以養老而仁政行斯爲善養老而仁人歸也○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

如後出尊養三老五更之礼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声）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

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礼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

矣此言所處（上声）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

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永嘉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詰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

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甸反也語録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個是做得孝成忠真个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个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語録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何如鶴鳴于九皐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與起遊聖門難爲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與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盖人之爲斈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孳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斈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先師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爲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爲義認人欲爲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爲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爲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爲蹠之歸而人皆可爲舜者將眞可以爲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輔氏曰程子又發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斈矣先師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爲善也必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爲無所用其爲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

去声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 亦去声 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失之不及者也。語錄莊子數称楊子吾恐楊氏之学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説只是个逍遥物外僅足其身 通證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聽 繊似義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声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 突陀没反 放至也 此失於太過者也。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 待洛反 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 去声下同 錘 直爲反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如字 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 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爲不可也 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 直略反 則不中矣 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輔氏曰楊氏資質略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略偏於寛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体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称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声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 爲我者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辛一偏而

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
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
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
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户同室有鬬而不知
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錄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
中文同而意異盖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
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
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斈聖人之斈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称物之輕重而遊移
前卻以適其中盖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而子莫之
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説矣盖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中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
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斈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
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弥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

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以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体難識乎夫惟明善
則中可得而識矣○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
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通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
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
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先師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
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
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屑
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

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勝飢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先師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推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推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也故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齒淺反幽之意也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爲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称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通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爲仞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士䂓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欲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礼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盖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侍講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通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李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上聲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

武反之也與此章爲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爲二
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集義伊川曰身之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
而假借之也。語錄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周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
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声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語錄惡知二字爲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己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爲假者謀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僞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爲眞有之乎是皆斈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祟也○尹氏曰性之者與

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

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通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

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眞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形甸反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声　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輔氏曰公天下以爲心豈一朝一夕勉強所能爲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竟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乱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勲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社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簒乱之所爲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帝庶幾乎心存宗社

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爲擅廢立無人臣礼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尔况他人本爲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爲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賈音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語録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輔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張氏曰居仁則体立由義則用行]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爲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爲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日得大人之位率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輔氏曰此徇名而強矯者能之〕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先師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 訢與欣同 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尒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

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通曰皐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声之事矣語録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縳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縳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爲瞽瞍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皐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爲治奉天命而已若汩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爲皐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皐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声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声下同之位養奉養去声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甸反下同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体胖與王子驕貴之氣習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声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語録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体後却只

言居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先師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甸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張氏曰恭敬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也恭敬存於中而儀物實於外所以爲內外之宜文質之中也無以實之於外君子亦惡夫虛拘也昔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束帛以贈之遇舊館人喪而

出涕脫驂以賻之蓋此意也昧乎此不陷於獸畜則失於虛拘君子不然也先師曰集註於兩恭敬字作兩意說張氏於兩恭敬字只作一意說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記曲礼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泰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声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語錄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循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爲便踏着个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說得

好形是形体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胥壞之分又曰斈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先師曰程子之說盖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朞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声）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声）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亦去声）其母（所生母）練冠麻衣縓（七絹反赤黃色）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通證〕（儀礼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眞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輯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語錄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先師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錄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才才是天資明敏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輯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敎之是也○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數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錄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君子之
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无棄物聖賢無棄人○通曰孔門四科顏淵冉閔皆以德行称孟子五教集
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爲成德而顏曾爲時雨化之何也盖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
之之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
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声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儉
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
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
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著

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声能者從之言學
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
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有定体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
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体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
妙○語録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發發地發
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耸起這
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
得自是那妙奧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雖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
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其高
之爲中也自監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爲常也徇彼而迂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体而天地之情也斈者循繩墨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斷獲助長爲害揠甚
矣○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絶物而使人不可淺及也○通曰道有定体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
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通證】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云云於是弗果用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声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乱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声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声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称勳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孪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蓋必心專意誠方有受教之地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声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横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語録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声衰故退速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

心講孝之際。通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若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爲愛則非矣〕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去声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輔氏曰一本故無僞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僞而二本也。眞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体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先師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声〕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去声〕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五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礼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湿也宜齧斷之乾

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字。○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通曰集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体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体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体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爲識其全体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集註意矣

豊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声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師曰當務爲急與急親賢爲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説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盖智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

十三卷終

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通曰承所厚者薄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

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踈同）逮親（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通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推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張氏曰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禀王命而擅興均爲不義而已）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竪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或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

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尽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以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豈不惑哉○集義橫渠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先師曰固是商人自相攻然漂杵之云然是過實程子之言當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声）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好去声）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甸反）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声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去声）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張氏曰不志於仁徒欲以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逆天也○通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本文如詩之義之此未嘗説彼此乃

以吾道之教者與斈者言之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斈之資悟処未有舍下斈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斈之外也

通證 莊子天道篇桓公齊君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喩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声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干糒音備也茹亦食也袗畫俗作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語錄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

所性分去声定故也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无預於己不以已隨物也○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声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声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推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著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識異言以譏爲主今以征爲主而已關市譏而不征文王之政之一也孟子偶及此一端耳古今政事法禁之相反豈止此哉）○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耳以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計矣本原不正无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声）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語錄上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下不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爲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爲喻而引起耳。輔氏曰德貴蓄積以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声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

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盖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眞實也○語錄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眞能讓国也徒出一時之泰名而勉強爲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国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声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国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當毗此一段對鄉爲身死而不受爲義盖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或問千乘之国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覺之地也○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故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僞見矣所安即誠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先師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声上)之皆不以其道矣礼義由賢者出爲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爲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

以速其滅亡耳。通曰驥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維季反以祀之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通證】周礼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黄土。周礼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去声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平声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去声民禦災捍音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声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通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通證】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畷陟劣反郵表畷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坊以止水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

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惰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不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爲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国時爲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盖社稷亦爲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形甸反前篇謂萬章下篇夷聖之清惠聖之和章。語録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爲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曰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盖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絜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畺桂大黄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之木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畺桂大黄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称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張氏曰夷惠称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通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語録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体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説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説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或問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

著者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
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先師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
義礼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礼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爲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声出已見萬章下篇。張氏曰當其可卽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爲道
孟子李孔子其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向也孟子於宣王盖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
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

音里方言亦訓賴張氏曰理治也或曰理辨理也不能辨理於衆口（通證）前漢季布贊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晋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
從心蓋傳寫之誤或曰爲士者往往見憎於此多口如語之憂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
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毀於
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
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
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囚於羑里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上声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絶衆口之謗訕乎惟

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戞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倐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去声斷徒玩反也斈問斷進則理義日開斈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今子斈問發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趙氏曰高子齊人嘗斈於孟子去而斈他術○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体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内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礼

豐氏曰追鍾紐女九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礼考工記鍾縣平声謂之旋旋蟲謂之幹盖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育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倪結反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声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與途通容九軌通證周礼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国中城内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爲鍾歷年久之
譬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
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整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
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去声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

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勸王發倉振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去声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
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
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錄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
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
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
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先師曰此命字合理
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俗作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一音泯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語錄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厎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値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橫渠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歟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値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通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語錄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永嘉陳氏曰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所嗜慾雖

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於義理其氣禀雖有清濁之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上是人心人皆徇其在人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盡性知命之事所以異於常人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声下同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語錄可欲是資禀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爲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眞實藥材然後脩製以爲圓爲散若是藥材不眞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盖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声惡臭如好去声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或問此一節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眞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僞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語錄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或問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弥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体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反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声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或問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体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書曰乃聖乃神玩味此語可見○或問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声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

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而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語録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輝光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体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尋備焉人生而静皆具此体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声下同仁矣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故橫渠引以立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声矣此條重在有諸己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通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亦先師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李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眞能有諸己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語錄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爲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爲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肩縣反羈其足也言彼旣來歸而又追咎其旣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通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声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用其二一時併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併取三者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潛室陳氏曰或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
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
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張氏曰不聞道
則爲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
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
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也曰小有才則又才之
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爲奇
中也字者不逞而以是爲奇則必以料事爲明而髣髴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
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汪氏曰有以職屨爲業者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声與平声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與廋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
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
去声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
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
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予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
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孳者將使孳者

不自座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享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纖僂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荅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斅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
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不爲者羞惡之事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者也
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眞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声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踰之心即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先師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推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
中心不肯受則非甘受矣甘字宜去之
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尓汝之称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体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推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尓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爲義也○

語録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尔汝之称加諸我是惡尔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尔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尔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尔汝相称亦自有所愧矣○先師曰語録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尔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尔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尔汝之實行則所爲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声佞未可以言而言隱默可以言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声故特舉以見形甸反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声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語録餂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爲要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尔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汝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己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尔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塡滿也須塡塞教滿○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爲穿踰無受尔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踰之類故集註亦以爲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踰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其義亦精矣○張氏曰此章始言仁義末獨言義者盖仁義体用相須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先師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尔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餂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衍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称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内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踈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盗也與皆可以充廣此義所當參玩○通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過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爲一句尔非朱子孰能發之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声

古人視不下於帶[illegible]記曲礼下天子視不上於祫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側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輔氏曰守約而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或問此章之説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張氏曰舍田芸人不脩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盖不知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烏故反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盖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語録呂氏説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声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語録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挙聖

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去声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惟聞道故生順死尺雖夕死亦可推行法故禍福能一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以法與命移上聖人上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爲度法由我立與天爲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語錄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爲

○君而仁爲臣而敬爲子孝爲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爲而爲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錄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定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尔○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眞能畏大人者○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尔若君子以礼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声

榱桷音角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
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張氏曰藐賣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亟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内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逐欲不已以爲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
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錄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

數少也盖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須少便漸存得此心○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李者滅是於欲有所向更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若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李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窮矣○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盖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或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此爲有相發之功焉○蔡氏曰誠立而实体安固明通而实用流行○通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生於理善養者在養性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而心之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
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輯釋炙之夜反炙音隻肉也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能飮不忍故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蹴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李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耻自好去声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向反下同莊子通證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礼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烏知礼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通證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声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平声言古之人見其動輙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 覆敷救反 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盖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 輔氏曰夫子與之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
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以不善為不潔

而不屑為之也。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斈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張氏曰中庸云智者過之其狂者欤賢者過之其獧者欤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克角反 字皆讀作愿謂謹
愿之人也 通證 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敦比其事業。冨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
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 去声 而痛絕之也 以上釋孔子語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

則亦非真愿者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声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 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鄉原之言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通證)周礼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如今之宦者祧他凋反 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去声語録鄉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獧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已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獧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而不爲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称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擧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擧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操守也似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眞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

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爲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声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声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推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害義巧言之人徒尙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爲害信鄉原旣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声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去声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去声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語錄問反經之說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旣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又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个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月新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通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

則以聖人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
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通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
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实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体也舜自
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勵至若見而知
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宰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
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礼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周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声○通曰舜
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礼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
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
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先師曰萊朱與伊尹並称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
大精微仁義礼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
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通曰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
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敎散宜生盖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下同有聞而知之者乎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以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或問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斈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歟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通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彛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程子接孟子之絕斈者張本矣其旨深哉通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字寬夫汾州進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去声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通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孔孟以後

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孟子没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通曰朱子賛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業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業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脗合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称夫声情實也名称其實也○朱子繫以伊川此説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絶業至是而果有傳焉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絶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絶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通曰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業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眞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眞知明道則眞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斎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浴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孟子卷之十四終